

被点亮的时光低语

□葛利芳

生活原本不全是繁花似锦、浓茶烈酒，平平淡淡，简简单单，但平凡的时光光影里总有那么一刻，会被意外惊喜点亮，一如那个雨天，那个有甜美笑容的女孩儿，澄澈的眸子，如山涧的小溪，让人清晰地听到生命丰盈辽远的低语。

那是今年八月里再普通不过的一个雨天。清晨，如铅般的阴云拉网式地漫卷了整个天际，灰蒙蒙的一片，繁密的雨点劈头盖脸地敲打着窗户噼啪作响。不多时天似被捕了个大窟窿，铺天盖地一道道的雨幕倾泻而下，急速地冲刷着窗玻璃，眼前已是模糊一片，阵阵隆隆的雷声由远而近，由近而远……

在这猝不及防的雨中，我能做的或许只有沉闷、压抑和窒息，像极了这个初秋我所有的坏情绪，心随同这肆无忌惮的暴雨一同沉没着，翻滚着。就在那时那一刻，一个女孩儿微信朋友圈的文字，连同那带有生活体温的照片，瞬间温润了我的眼眸，而后在这啦啦啦的雨声——

展开来：收拾房间时翻出个旧铁盒，一打开，哗啦啦掉出一沓小纸条——是当语文课代表那两年，每天往办公室跑着领任务的记录。

有的边角被我揉得发皱，上面是老师一笔一画写的作业清单，除了当天的做题范围、阅读篇目，还夹着“明天早自习聆听写本”“记得帮我开课件”的细碎

嘱托。有的背面空着，被我随手画过歪歪扭扭的小太阳，大概是当时领完任务，觉得又能多帮老师做点事的雀跃。

一沓纸条攒了两年，薄的厚的，皱的平的，现在捏在手里沉甸甸的。原来那些每天数着台阶跑办公室的琐碎，那些被粉笔灰染过的指尖，早就在时光里酿成了带着墨香的独家记忆。

这些纸条实在普通，却比任何奖状都让人心安。毕竟不是谁都能。老师，您看，您当年的课代表，把这些小纸条都好好收着呢……

发朋友圈的女孩儿叫高靖阳，是我今年刚带出的初三毕业生，一根马尾辫，一张俊秀的面孔，一笔隽秀而洒脱的书写，好听的嗓音，细腻而独特的写作为文笔……从不曾想过，一张张的作业条，一次次地往返办公室，细碎的叮嘱，平凡的过往，两年的光阴，竟成了一个孩子生命里最明媚的光，灿灿地、暖暖地，照亮了那些年我们的“独家记忆”。

在我们师生相处的这两年中，虽因班级学科管理、整体统筹，断断续续更换过不少的语文课代表，但这个孩子却是这两年来我的第一个课代表，也是最后一个课代表，细心认真，相处时日最多，配合最为默契。

人生何其有幸，做这天下最光辉的职业，在默然间照亮了别人，也在默然间点亮了自己，润物无声，潜滋暗长。在

岁月的年轮里，我们见证着、记录着彼此的成长，渐已成为彼此的“光”，走过一段段的“荆棘丛莽”、至暗时刻。有时想来，人生的意义还有什么比活在别人有益、光亮的成长里更加可贵！

雨还在下着，但心中久积的暗淡和阴霾在这孩子如“光”般的文字中渐已消散，终在放下中释然、豁达，原来被别人点亮同样是一种幸福！

不曾忘记，凛冽的寒冬里，黑板上的那句“小芳姐，生日快乐”，随同那一张张灿若阳光的笑靥下，异口同声的“生日快乐”，让那个冬日从此有了暖阳甜蜜的味道；跨年夜的二晚自习，简单的零食、送给孩子们每人一本写上祝福的笔记本，成了我们开启新一年的狂欢；中考成绩揭晓的夜晚，星光下何泽楠那深深的拥抱，“老师，我的语文从没考过这么高”，泪光与星光交相辉映，是那样的动人；毕业后广场相逢，大男孩儿丰明远一个箭步穿过人群，一个比心“咔嚓”留下我们的合影；办公桌上，那来自班级几个“小透明”的“投喂”，不失为一道暖人的风景线；魏颖手工画图的祝福小卡片，王欣悦的黄色小星星钥匙链，何泽楠研学活动捡来的“火山石”，还有一双署名为“8班全体同学”的条纹袜子……

也不曾忘记，多年前，在插满国旗的延边街头，在喧闹的人流中，1999年

毕业的两位弟子通雁辉和侯建飞异地相逢，在遥远的他乡，电话连线送来教师节的问候，掷地有声的方言，还是一如我们初来乍见时那般熟悉、温暖，电话那边的声音是激动的，也是颤抖的。我知道，在他们多年天南海北奔波求学的生命旅途中，相遇恩师无数，依然能想起当年在老家乡村学校的班主任，一个比他们年长不了几岁的老师，那年你们十六七岁，我二十刚出头，大约是我们相见有缘，相逢有光，彼此照亮，实为感念！

“嘿嘿，老师过年好”“嘿嘿，老师教师节快乐”，这是2011年毕业生彭洋多年来常用的电话问候语，没有太多的客套，直截了当。电话那边的“嘿嘿”一笑，确乎总让我想起当年常因调皮而挨训他一脸的窘态。也记得之后我们每一次的相聚，他给予我“老大”“大当家”的称呼，以及那些掏心掏肺的知心话，自然而亲切。多年师生成亲人，变挚友！

是啊，一直以来很喜欢这种分别后，毫无世俗纤尘依然被人念念不忘的想起，几年甚或几十年，在文字里、电话里、微信里，生活的某个不经意间，甚至是生命的永恒里……永远那么纯粹而干净！

时光不语自清浅，岁月无言亦安然。愿我们都能活成一道光，因为不知道谁会借着你的光，从此也会成为一道光！

月饼

□袁淑婧

中秋的月亮总是格外圆润，像一枚温润的玉盘，悬在深蓝色的夜幕上。这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摆上月饼供奉月亮，然后家人就可以坐在一起品尝月饼了，那是我记忆中温暖的味道。

小时候，每到中秋节前，奶奶就会搭起月饼炉，磨好面粉，提前榨好的胡麻油，再买上几斤红糖，就开始忙着打月饼了。

记忆中，最爱趴在案板上看奶奶做月饼了，和面，揉面，面团在手掌间翻飞，渐渐揉成光滑的圆球，再用擀面杖擀成圆饼状，就可以上炉烤了。偶尔也做几个带馅的月饼，但少得可怜。

烤月饼的时候是最难熬的，房间里飘着糖浆的甜香，和着烟火气，那味道美得无法形容。我像只馋猫似的，在灶台边转来转去，眼巴巴地看着月饼炉，奶奶总是笑着说再等等，还没熟透呢，可那香气一个劲儿地往鼻子里钻，馋得人直咽口水。

终于等到月饼出炉了，奶奶拿着金灿灿的泛着油光的月饼递到我手里，同时又说刚打出的月饼不能吃，要凉一凉，热月饼容易吃“伤”人，以后就再也吃不成月饼了，可我那时候哪顾得那些，总是迫不及待地就塞进嘴里，被烫得呲牙咧嘴，奶奶会伸出手轻轻地拍打我，边打边还假装生气的样子说笑着呢，小馋猫，一会儿再吃。

记得有一年发高烧，错过了中秋家宴，半夜醒来时发现枕边放着一个月饼，那是奶奶特意给我留的。月饼是带馅的那种，上面的冰糖在月光下闪闪发亮，我小口小口地啃着，甜味从舌尖一直蔓延到心里，是我吃过最香的月饼。现在想来，那不仅仅是一个月饼，更是一份沉甸甸的爱。

如今的月饼花样百出，奶皮的，奶豆腐的，流心的，芝士的，馅料从传统的豆沙五仁到新奇的麻辣小龙虾，应有尽有，可不知为什么总觉得少了些什么，吃不出小时候无馅的黑月饼的美味来。买来的月饼包装精美且再难尝出记忆中的味道，也许是少了柴火灶的温度，也许是缺了那份期待的期待，更可能是做月饼的人已经不在。

又到中秋，望着超市里琳琅满目的月饼礼盒，我总会想起奶奶那布满老茧的手，想起她弯腰在灶台前忙碌的身影。现在的月饼再精致也抵不过记忆里那个晚上，那个用油纸包着的，带着体温的月饼。月亮还是那个月亮，月饼却不再是那个月饼，而那个在厨房里为我忙碌的人也永远留在了记忆里的中秋节。

奶奶，中秋节，我又想吃你做的月饼了！

西塘古镇素描

□刘露

与西塘相约，大抵是我一生最美的际遇之一。

此刻，金黄色的夕阳正忙着给大地镀金，悠悠小船儿在江水上肆意飘荡着。这座隐匿江南山水褶皱里的古镇，正在落日熔金时显露其无穷魅力。朱砂状的云朵如流动的赤玉，赭色光晕如同琼浆玉液倾洒在古城上。

次日清晨，缠缠绵绵的雨丝悄然而至。袅袅炊烟萦绕于江水之上，古镇如同一件秀气温润的青花釉瓷。江水圈圈涟漪连同一把油纸伞，一抹倩影影影绰绰荡开，曲曲绕绕的小巷叠影重重，被雨唤醒的墨绿苔痕交织着湿哒哒的泥泞，细雨如丝朗润着粉墙黛瓦。

干净的风一丝一缕灌进亭子里，攀爬在石壁上，凌霄花结满红灯笼似的花朵。屋旁的美人蕉招惹骤雨冷冷，在凄风冷雨中身影颤颤巍巍。古旧的门楣、高耸的门楣、斑驳的朱砂腰门，当抬脚跨进一间里屋，像是置身于浪漫古典氛围中，抚摸着古色古香的夔龙纹窗棂，感受岁月安好。垂眸，墙外的香樟树上挂着绿油油的樟树果儿，树枝上还有蝉褪去后，三三两两的麻雀站在树枝上，急切地啄食着樟树果儿。古镇碧波粼粼的池水如同光滑的翠玉，细长的鲢鱼自由自在地穿梭在茂盛的水草中。溪水上空氤氲着薄如轻纱的雾气，如缥缈仙气般令人赞叹，恍然间我们仿佛置身天上人间。

银丝细雨欲停，我收起油纸伞提起裙摆，走出曲折的青石板路，弯腰坐在了石凳上。披戴蓑衣的渔翁弯腰停泊好渔船，掸去身上新沾的雨水，用草绳穿起肥美跳动的鲢鱼。望着凯旋而过的祖父，岸上的孙儿不禁手舞足蹈起来……水桥旁的人家开始劳作，妇女们手捧着竹篮，将衣服细心地平摊在青石板上，拿起棒槌有节奏地捶打着。一切都显得那么闲适和谐。

西塘古镇多花，西府海棠、梨花、桃花、野百合、蓝风铃……卖花的妙龄少女站在水桥上，挑着小竹筐呐喊着。少女亮晶晶的眸子像褐色的琥珀，乐此不疲地推销着筐中的花。

时光仿佛在西塘古镇放慢了脚步，我们的脚步随之慢了，心也静了，灵魂里满是对自由和美的追求和渴望！

在一个清晨，我们离开西塘古镇，寂寥的群山敞开怀抱与我们惜别，乘着来时摇摇晃晃的小舟，在雾气弥漫的江水上漫游。随着古镇的不断缩小，心中的怅然若失在扩张。朴实热情的船夫吆喝着，回音惊醒了山中的灰喜鹊，玫瑰色的朝阳浸红了天际……

如今，每当我在都市的霓虹倩影中感觉迷茫困惑时，总会想起西塘古镇天空洒落的雨丝，想起卖花的翩跹少女，想起黛瓦粉墙倒映碧波的古巷。我知道西塘古镇不只是江南古镇的翘楚，更是美的代言词。

莲叶荷田田

□杨雪

每年夏秋时节，忆犹故时大舅舅家墙外隔路的河流。那是我小时候见过的最宽阔的河，河水静静流淌在一座桥与一座桥之间，从一片村子去往又一片村子，像在串亲戚一样。我好喜欢那样肆意汪洋又静默的河水和一湾湾荷塘。长大后从地图上查看，它的痕迹依旧在，却查不到它的名字。我小学时期的每年暑假，基本上都是在舅舅家旁边的这条无名的河里泡着的。

雨水过后，河水会蔓延到大舅家山墙外边的马路沿上，我总怕那水会漫过来把大舅家淹掉，因此很心疼在新疆务工的大舅舅，还因此偷偷抹了好几次眼泪。可是一年年过去了，大舅舅家从来没有进过河水，我便一方面认为那河神真是慈善，从来不会伤害善良的舅舅，一方面暗自庆幸自己的衷心祈愿起了效果，保护了善良的舅舅一家。

二舅舅会穿着胶皮背带裤划着船从河上顺流下来，船舱里有大捧的荷花和鲜嫩的莲蓬，还会有水草编织成的绳上成串的花鲢和鲤鱼。小小的巴掌大的鲫鱼往往是放养在红色水桶里，二舅舅要趁凉快，划船去给下游拦河坝旁边的村子里住着的我的表姐送去。外婆总说，没有比鲫鱼更养月子人的了。漂亮的姨家表姐嫁的村子离外婆家很近，时不常地来外婆家坐坐，深受舅舅和舅妈疼爱。这不，表姐月子里，舅舅时常会送了鲜嫩的鲫鱼和上钩的黄鳝去，甚至会有透明的小小虾子也活蹦乱跳地要去表姐家走亲戚。幼小的我们往往不被允许坐船。我总站在河沿上祈求二舅舅，让我坐一会船吧，我保证不往水里丢石子，保证不吓跑您的鱼……二舅舅总是黑着脸扔上来好几顶荷叶帽，假装挥着鱼叉吓唬我们，赶我们远离河沿。那我们也有办法，我们沿着河边跑得飞快，跟二舅舅的船赛跑。反正不管跑得快慢，到了表姐家，她那善良的婆婆早就为我们备好了红糖米花茶，甜甜的香香的喝上一大碗，我们还要跟二舅舅比赛回程呢！

外婆总跟我们讲不远处淀子里水鬼的故事。听的时候津津有味，听完一个版本，还要外婆换个版本，再讲一个。到了夜晚，星星和月亮回家了，外婆吹灭煤油灯，摇着蒲扇有一搭没一搭地赶蚊子，我纳闷进来了，那发自内心的恐惧就像月亮升上中天一样在脑海里涌上来，吓得我呲里哇啦地，滚到外婆的席子上。

碗口大的荷花总在七月开得很施施然。头一天还很惊喜地看到仅有的一个花苞，次日可能是零星星星十几朵。第三日，第四日，就是满眼满塘了。白色或粉色的花瓣上嫩黄的蕊，蜻蜓总觉得自己美，这朵花飞飞，那朵花飞飞，还总在水面上照镜子。我稀罕的是荷叶上滚不下来的露水珠子，滴溜溜转怎么都不会掉下来。有一年我在河边的石桥上想伸手够荷叶做个帽子，也想捞一捧莲蓬剥脆生生的莲籽仁吃，谁知刚一弯腰，就扑腾扑腾掉进了水里，只听见岸上有人大声喊：“小杨妞掉水里啦，小杨妞掉水里啦！”紧接着就是好几个人嚷通嚷通下水游过来的声音。我紧张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一边是知道自己死不了了的庆幸，河边住的人水性都好得不得了，一边是被二舅舅知道后少不了一顿船橹拍的恐慌，还有点小小心思，觉得来亲戚家住掉河里被人救，是一件多没面子的事啊！湿漉漉的我被捞上来时，身上脸上都被水草和芹菜菜还有淤泥盖着，还行，不丢面子，没人看见我的脸。自然，也没人嘲笑我。于是，后面的日子，我就很坦然地，一次又一次掉河里，一次又一次被人捞上来，直到我学会了狗刨式的游泳，才算安生了。



●花海引客来

郝建国 摄

游天台瀑布记

□何宇

远见银链挂于山前，心中臆想的天台瀑布的壮观此刻具象化了。驱车渐近，只见层峦叠翠渐渐映入眼帘。等到山峰如巨人岿然不动之时，滚雷一般的声音便轰然而来。

天风扑面，一水泻于山间，自百丈而下，引得心泉激荡，荡开万道涟漪。

瀑流至山脚的一方湖水，仿佛几经波折终于彻悟，静若参禅。肥硕的游鱼孜孜不倦地挤在岸边，为争几口投食，不惜甩尾攀上同伴的身后。

旅行团的男女老少戴着红的、黄的、绿的帽子，零散地分布于山水间，眯眼仰望，却又成山路上一枚枚路标，提醒着你山高水长。

顺着一道水涧逆流而上，平缓的岩石铺开一层琴键，泉音在上自在流淌。第一道飞瀑的气浪裹挟着密密麻麻的水滴，不一会儿就洗涤了匆匆而过的路人。

瀑边的苍松被水汽熏得湿漉漉的，仿佛下一秒就要滴下一笔古色。盘旋而上的山路道阻且长，但野趣不乏其间。枯藤护着新蔓绕上护栏，似是为一睹今昔是何年。

不闻呦呦鹿鸣，但听水声涓涓，点缀几声朗笑，深林啁啾，终究不见飞鸟。野芳沿路，佳木飘下的残叶卷入细瀑，倏然沉底，又打着旋儿冒出在石边。

逝者如水，寂者如林。岁月的痕迹被落叶盖了层层，阳光透过叶与叶的缝隙，古刹上的旧词恍若昨日下笔。“山中方一日，世上已千年”的喟叹，“深林人不知，明月来相照”的清吟，“山风吹秋林，飒飒如有人”的深幽……

千年又千年，水依旧环山，山依旧守林，而我轻抚这生机勃勃的诗卷，且步且思，不觉已走出林下的曲径。柳暗花明又一景，只见千颗白珠如琳